

## 七、中國的印度音譯字

無論在何處，當國與國之間開始交通，或一民族與另一民族有往來時，其中一地方的語言自然輸入另一地方。特別是一國有某些東西而為另一國所沒有時，一定從有的地方傳入沒有的地方，而且同時連東西的名稱也一齊傳進去。輸入國本來就沒有那些東西，自然連表示它們的語言也沒有，因此那些東西的外國名稱必原原本本地傳入，此外別無他途。

在日本開始和中國交通的時候，很多中國話也加入日本語中，而數千年來為日本民間所使用，終於不知道那些語言究竟是日本語或外國話。普遍化，通俗化到這個程度。例如馬、茶、梅，都是從外國傳入日本的語言，現在雖然不大有人用，但我們小時候還說「往還街道」。又今日大概也有用「行李」這個字眼的。這些都是

很難的語言。但在我們日本，一般民間也有使用它們的。後來和歐洲各國交通，各種的語言也隨着大量傳入日本。在今日因為使用外來語被認為高級，所以可用日本語表達的，也都改用外國話。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後，那些外國語終於日本化，而分辨不出到底是日本語，或是外國話。

在中國，情形也一樣。中國自古即與各國交通，又其本身歷史悠久，因此從各國傳入許多種語言。距今十數年前（一九一九年），一位叫做洛福爾（Lauter）的人，寫了一本書，書名是中伊語言（Sino-Iranica），選出混入中國語中主要的波斯語系統的語言，說明其語源和歷史。此書舉出的植物和水果的名稱，約有六十種以上，對我們是非常有趣的書。屬於伊朗語系統而使用於中國一般民間的草木果實之類的語言，有六十種以上，其他不知還有多少。根據這點，也夠明白那麼多的外國語輸入中國而中國化了。又佛教傳入中國後，佛教的特殊語言，如佛菩薩，還有涅槃，菩提這類的成語，乃至印度西域地方的植物，動物及其他東西的名稱，也大量傳入中國。

佛教有五種不翻的語言，這些倒不一定都是不能翻譯出來的，但因為很難翻，

如硬要譯出來，反而容易招致誤解，所以乾脆就不翻譯，而完全照原來語言的發音寫出來。所謂五種不翻的語言，一是秘密語；例如佛經有陀羅尼或咒，這些不是不能翻，只是強譯出來，其意義不甚清楚。因此將原來語言原封不動地傳進來，這樣做，毋寧是既安全又非常尊敬。因此不敢翻譯。第二是多意義的語言；任何國家的語言都是如此，一個字却含有許多意義。譯成中國話時，只能表達其中的一個意義，而原來語言的真正含義却不能完全表現出來。如摩訶般若的摩訶有大、勝、多諸種意義。用中國話譯它，僅能譯爲大，其他的含義則隱而不現。對這樣含義多的字，就完全照其原來語言使用。第三是中國所無物品的名稱，例如琉璃或玻璃等物，中國沒有；因此其名稱就照其本國語那樣傳入，動植物也是如此。第四是從舊例的語言；即過去的翻譯家沒有翻譯而完全照原來語音保留下來的語言，例如菩提或菩薩。菩提是覺，菩薩是覺者。今者將其譯爲覺者，則恐怕被解釋爲平常所謂的先知先覺者。因爲這個名詞本來含有佛教特殊的意義，所以爲避免誤解，乃完全照原來語言的音寫出來。第五是爲了生善的語言，例如般若爲佛教所常用的語言；般若是智慧，雖譯爲智慧也行，但易與世俗的智慧相混，以致佛教的真正智慧被認爲與世

俗的智慧爲相同之詞，因此還是完全保留原來的語言而另加解釋好些。這樣說來，能譯的以及不能譯的語言都有。如此外國語也有很多隨佛教而輸入中國的。佛教經典中，照印度語音寫下來的語言，究竟有多少？可說多到幾乎搞不清楚的程度，隨佛教思想流布於民間，這些外國語也屢爲民間所用。

接着在此要稍爲敘述一下，到底外國語在中國是以那種方式寫的。外國語原封不動傳進來時，用和它很類似的音表達，是極其自然的。但中國不用拼音文字，而用象形文字，因此產生了種種不便。像現在的羅馬字那樣，把外國語的音正確地表達出來，是很困難的，縱使可以這樣做，但因爲每一個音非用一個字表達不可，所以一定拉得很長。短的語言，一個音就表達得了，但對稍爲長一些的語言，中國字就非用五或六個，甚至九或十個不可。中國文章一向崇尚簡潔。用長的文句真的很不便。又短的語言以一個字寫出來，則它究竟是表現音的字或是表達意義的字呢？非常曖昧不明。以中國字音譯外國語言，有許多這類的很不便。但新譯家，即唐朝玄奘以後的翻譯家，不管多不便，還是想用盡量正確的音傳入中國。即使很長，還是爲盡可能精確地表現字音而努力。但舊譯家，即玄奘以前的翻譯家，在這點上大不

相同。舊譯家不喜歡用太長，又難解其意的文字。又爲避免曖昧不明起見，大量採取簡便主義。第一造新字。造中國迄今所無的字來表達。但用什麼方法造新字呢？各色各樣的方法都有。一個方法是先把音寫下來。如以兩個中國字寫外國語的音，則合此二字爲一。這作法雖不對，但實際上頗爲便利。現在日本寫 *Kiogramm*，在瓦邊寫千字，千與瓦二字合成一字，就成 *阡*。在中國情形一樣。但最多的是借音近似的字把原來語言的音寫下來，又依中國六書內諧聲或形聲字的構造法，再加上表現該物性質的邊旁，這樣就造了一個新的中國字。這是最通行的方法。第三不是造新字，而是寫出表示原來語言的音的字，而隨着時代漸漸變形，可說是成了俗字，而這俗字到後世毋寧是表示該物的正確文字。這俗字非新造的字。是新字就和以前一樣。後代的辭典都能將它舉出來。又新譯家所採用的，主要是寫出字音，因此雖文字的形狀和中國古來的沒有什麼變化，但其意義則與一向所表達的完全不同，加上了新的意義。這樣造出新的字形或字義的情形也有。現在想舉兩三個例子來說說看。

第一合兩字爲一字。這點在中國並不多見。最著名的是菩薩的薩字。現在寫成

薩。此字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本來沒有，是新造的字。因此只是有音無義的字。此字何以讀做サツ？這個讀做サツ的音不是從字形而來的。看大谷光瑞從西域帶回來的，被認為是漢末或三國時代左右的古寫經的斷片，可知這個薩字是薛土。薛，現在日本讀作セツ，但我想這和古代的サツ音不是很相近的嗎？所以這個薩字該是サツド。梵語 Satva，方言是 Satla，平常的發音是サツド。薛土真能表示出該字的音。但三國時代以後，這兩個字合爲一而形成薩。此字形，從六朝至唐宋，爲一般所使用。但艸字頭加上阜邊（阜成爲𠂔）雖還可以，但其右側的字實在太怪了，因此宋末乃至元以後，乃變成薩。明未用薩字，但清朝又一變而寫成薩，這雖可說是錯字，但時下一般皆用這個字。而薩讀成サツ，是從薛土來的。薩雖本來是根據サツタの音寫成的字，但自從變成一個字而讀做サツ之後，在說サツタ時，就要寫做薩唾了。

其次說這個字是簡略字，想是比說合兩字爲一適當些。唐代寫經，常寫蕞而讀做ボダイ（菩提）。這個也是兩字合成一字而稍簡單化一下。這個字如此爲一般所使用，經過一段長時間後，勢必變成另一新字。唐代已如此。在日本也是寫成ササ

而讀爲菩薩。這是非常簡略的字。說不定不能算是文字，但還是從同樣的原理而來的。

更不可思議的是𑖀，這個字讀做ネハン（涅槃），說來不外是符號，菩薩二字，因爲都附有艸字頭，所以可解釋爲兩個艸合起來，而其他部分略掉，但涅槃兩字絲毫沒有𑖀的形狀。將兩個字合起來成爲𑖀，而讀做涅槃，不得不說是符號。但這恐怕是因爲把菩薩寫成𑖀，所以也把涅槃寫成𑖀。這也是兩字合成一字的例子。

第二是所謂的諧聲，並把能表現該物性質的偏旁附加於表達音的字，這類的文字，數量相當多。人人盡知，不用多言。如：佛、魔、塔諸字，皆屬此類。這些都是新造的字。關於佛，能表示出ブツ的音也就行了，但因其爲人類，故附上人旁。若只要表示出ブツ的音，則用弗這個字就可以。但這樣很曖昧不明，是表示音或表示意義，不甚清楚。於是造成「佛」這個特殊的字。中國開始傳進佛教的時代，佛也是用兩個字表達。今三國志的魏書註所引用的魏略西戎傳有復土，這是相當於佛這個字的最古老的字形。現在的版本作立，但立是土的誤寫。古代中國，土寫成土，因而被誤寫爲立。前漢末有一中國人，名叫景盧，曾去西域。住在大月支國，名

叫伊存的人，曾口授佛經給他。當時似乎用復土兩字表達佛陀的音。又同處也有浮屠經的字。浮屠也是表達佛陀的音的字。或許是復土之後造出來的字。漢代翻譯的四十二章經，可說是中國最早翻譯的佛經，它的現行本上常有浮屠二字。又西元第一世紀的中葉，漢桓帝靈帝時，有名叫襄楷的人，他所上的表中有浮屠這樣的字。浮屠本來是表達佛陀的音的字，但六朝以後，和浮屠同音的浮圖，變成有塔的意思。復土變爲浮屠，再簡化成佛一個字。

「魔」這個字，除了音以外，並沒有什麼含義。只表示マ這個音，將梵語 *Ma* 略去下半部而成。原來寫成磨，但這個字意義不明。因此梁武帝將磨字下的石，以鬼代替，鬼可表現惡魔的性質。

又「塔」也可寫作答，但爲表現塔的性質而附上土邊。於是造成了塔這個新字。印度的 *Stupa*，方言作 *Tupa*，即英語的 *Tomb*。塔，與中國古墳的墳字一樣，也是土石堆積而成的。墓是用土堆成饅頭形的東西，是堆積的土，是塔的本義。因此塔字要附以土邊。現在中國的塔是煉瓦建成的，所以應附以瓦邊。日本的塔是木造的，所以應附以木邊。近來多用鋼筋水泥造的，所以應有金邊的塔才對。這些

是最容易明白的，誰都知道。這些都是根據中國的形聲，卽字的一邊表示聲音，另一邊表示該物性質的原理，而造成的字。

第三種是很難辨明的方言文字。平常使用的字當中，有利一字。但這個字何以讀作サツ呢？實在很不可思議。本來是用擦字的。卽使現在，擦柱還是指塔上的柱，有木邊的，也有手邊的。中國文字雖意義不同，但能表示出聲音，則用那一個也沒關係，都是表示サツ的音而已。梵語是 *ksatras*。此音用中國字寫起來很難，因此開始時用和它很接近的剝字。這個字的音是ツ或シツ，其意爲割或傷。但這個中國字本來的意義和這個梵語沒有關係。只因表示它的音沒有其他適當的字，所以才用剝這個字。這個剝字是中國原有的字，但逐漸變化，最後變成利。所以字典或說是略，或說是訛。古寫經上，利作剝。此後更寫成利。說是錯字，也真是錯字。而最後更簡化成利。現在全用利。這是中國原來沒有的新字。又從其意義來說，利作土田解，有場所或國土的意思。因此佛教徒也說利土。利有神聖的場所或神聖的區域的意義，但平常並沒有那種含義。所謂利，是立於塔裡面的柱子，稱爲剝柱，解作佛塔中的柱。如何從土田的意義轉變成塔中的柱子呢？塔中放佛的舍利，乃是常

規。本來塔是作為收藏舍利用的。因為舍利是佛身中的一部分，最神聖的東西，所以在作為神聖場所象徵的塔的上面，立柱子，其實是蓋。從這樣意義而至塔上的蓋，即柱（蓋的支柱），也稱為刹。又塔上的柱稱作刹後，意義變得更廣，佛塔也稱為刹。古詩中有「刹刹相望」的句子。在它的註裡面，以利刹為佛塔，意謂很多佛塔聳立各處。又「五山十刹」的刹，並非單指塔，而毋寧是指寺廟。因此在中國，塔的意義後世更廣。由於附上我們人的思想而使它的意義改變。所以說，文字的形狀或含義，都是經過許多變遷的。

又鉢字平常讀作ハチ或ハツ。這個不可思議的音，從何而起呢？照現在的字形，該讀作ホン。這樣的字也是中國原來所沒有的。這個字為什麼讀作ハチ呢？又是從什麼字演變來的呢？ハツ該是梵語 *Patra*，方言 *Patta*。因此中國開始音譯這個梵字時，寫成跋陀羅，此為 *Patra* 的音譯。但通常中國常略去一語的首或尾音。這種現象，在人名方面，屢見不鮮。例如有名般若留志的人。將前面的般若略去，而單稱留志。若有名菩提達摩者，則略去前面的菩提，而只叫達摩。這個跋陀羅的情形也一樣。跋陀羅太長了，因此略去其後面的字，只留跋字。這或許是現在發ハツ

音的原因。但跋字是足邊，用以表示該東西的性質，則不適當，因此改用金邊而寫成鉢。這是僧侶吃飯時所用的食器。也當做樂器使用。作為食器的ハツ是陶製品，所以下面寫皿而成盃字。最後鉢變成鉢。因為鉢的右側類似本，於是誤寫為鉢。這個本字，在中國，通常是本的俗字。以此字為正確的字而換掉了原來的字，即成為如今民間所用的鉢字。要言之，這是一錯再錯的字，但現在的字典也都收了這個字，它也就成為正確的字。俗字，訛字，錯字而被認為新字的例子，除了這些以外，還有許多。

只表示音的字，雖不會錯，但屢易混亂。只看字，則不知其為中國字或外國字。中國字中，有師一字。師原為二千五百人之謂。是師團的師。一旅五百人。五旅成一師。這似乎是師的本義。此後，師轉變而有衆的意思，京師的師，被解作大眾。又大眾過團體生活，必須有統率者，所以長也作師解。又以道教人者稱為師。這個意義，在說文一書中，已有記載，中國字常由本義，次第轉生出其他的意義。但後世，師在此之外，又有新的意思。那就是師子的師。這是梵語 *Sin̄ha*，的方言文字 *Sin̄ha* 的音譯。師子是動物，因此後世附加獸邊而寫成獅。師是表示聲音的字，

因此用這個字就夠了。加上的子字，只不過是中國的助辭。此師的意義，是從來所沒有的，是新添上去的。又獅也是新字。古來中國根據六書，即六種原理，從文字的構成來說明發音和意義。過去中國字可以用這些原理來解說，但現在的中國字包含有很多不能用六書解釋的新字。有時不能闡釋字的構成，有時也不能說出字發音的由來，又從別的系统來而附上新意義的字也不少。

和師有關連的語言，在中國有狻猊二字。這是獅子。穆天子傳中有野馬能行五百里。註裡面以狻猊爲獅子，而野馬是似馬而小的動物。野馬究竟是否獅子，並不明白。無論如何，這是出於想像而寫的。穆天子帶許多種動物去西方，其中有狻猊。若此果然是獅子，則因獅子本中國所無，狻猊該不會是中國話，狻猊是兩字表現一個意義。狻意爲獅子，見於字典，則猊字毫無意義，和狻合起來，始成一義。狩谷掖齋的箋註和名類聚抄，師子條下釋潮音（爲日本淨土真宗的和尚，江戶時代人）引用他的話而記載如下：「獅子，梵語臬伽，見於梵語雜名。猊，麤，即臬伽一轉，師亦臬伽下略。然狻猊即師，梵語僞略也。」這可說是把梵語的音寫出來。狻或臬的音和梵語 *Simha* 的 *Sim*，方言 *Sīha* 的 *Sī* 有些相似。以猊字表示 *ha*

的音，幾乎沒有那種例子。ha 通常以伽，訶表示。因此關於猊究竟是否表示 ha，有很大的疑問。我想我若做下列那樣的想法，怎麼樣呢？狻猊的獸邊，和獅子一樣，都是後世爲表示其性質而附加上去的。本來只表示聲音而已，是彡字，而兒也如師子的子一樣，是助辭。和花兒的兒一樣。實際上只以彡表示它的音。這樣想的話，怎麼樣呢？後世附上犬邊時，以彡表示師子，因此連兒也附上犬邊。根據這樣的想法，狻猊始能明白瞭解。若果然如此，則不知何時才變成這樣的，但高僧被尊稱爲猊下，而猊下的猊並無任何意義，真可說是奇怪的事。這樣，本是中國字，或是外國字，不能弄清楚的字的例子相當多。從這件事考察起來，則穆天子傳何時寫成，至少什麼時候形成現在的樣子，大體可推測出來，一定是獅子傳入中國以後寫成的。

又有一個情形與此相似的字，卽貝字。此爲中國古代的象形文字。說文說它是「海介屬也」。從貝殼的貝的形狀而來。又往昔貝代替貨幣，因此有錢的意義。這些都從東西本身的性質產生出來，乃是很明白的。但此外，貝字也有織物的意義。這非從貝字而來。書經禹貢舉淮海物產，叫做織貝的。鄭註織貝的貝爲錦名。又吳

氏云其系染成五色而織成文，稱爲織貝。總之，是織物的名稱。從這點來考察，這個貝字還是外國語，想是表示外國語音的字。

佛教經典屢有古貝或劫貝這種字，此乃織物。表示梵語 *Karpasa*，方言 *Karpasa* 的音而寫做古貝。古貝略去其上而稱爲貝。在一切經音義上，古貝爲樹木的花的名稱，又用以造布。在高昌，名爲𦉳。迦濕彌爾以南有大樹，北方則形狀較小。其狀似葵。花生果實。果實的殼破壞而吹出的東西，像柳絮一樣，可紡織成布，用此布做衣服。要言之，*Karpasa* 是棉樹，不像喜馬拉雅山南北的樹那樣大，但會開花結果。打破外殼，就有綿吹出來，紡棉成線，而做成衣服。過去木棉很受珍視。和絹一樣，只有公侯貴人才穿得起綿衣。因此古代西域和南海諸國當着貢物，獻給中國。這個𦉳字，不過表示它的音罷了。古代只寫作疊。後世根據它以綿的纖維做成，乃附上毛邊，而寫成𦉳，並非是毛織品。而此疊名似爲高昌國名，但在印度稱爲 *Kappasa*。又一切經音義中，因有五色的𦉳，故似爲有色織物，染木棉的線而織，能製成各色各樣的紡織品。若是素色，則爲白木棉。若如此。則禹貢舉貝爲淮海的土產，究竟真是土產？抑是從南海地方輸入的呢？如此，則鄭註說是錦名

，太奇性了。又中國學者有時解釋貝爲像貝的紡織品，這恐怕是附會貝字而解釋的吧？但做爲紡織品的貝字，在中國早就被用了，因此不一定是佛教傳來以後才有的。

再簡單說一個字。我一向對龕有種種的疑問。這個龕字，現在是龍字上加一合字，但說文與此不同，說是今字才對，而音賤、鎗、堪。或許是合字下的口略去而成的吧。現在的說文雖大體上从龍今聲，但一切經音義屢見這個龕字。根據這本書，則从龍从合，省聲也。現在的說文「从今」的「今」，在唐代的古本做含。其次龕，說文作龍形。但有種種意思。有受、盛、取、或勝等義。從龍形，則不應產生這樣的意義。中國的語言，根據字音的通用，從同音字轉出別的意義的，非常之多。龕字也是這樣，它和它本來的意義絲毫無關。此受或盛的意義，是從它的同音字鎗轉變來的。楊子方言：「鎗龕受也。齊楚曰鎗楊越曰龕、受、盛也，猶秦晉言容盛也」（根據康熙字典所引）。又取和勝的意義，似從同音字賤轉變來的。賤，廣雅解作「克也，勝也，殺也，取也」。如此，中國文字真不能想像其本義，有時甚至常附有相反的意義。

唐代寫經中常可見到假借字。我們看到字的形，但讀起來却全然不知其意。中國人能讀出字的音，即能通其意。例如唐代寫經中，一方面以明代替名，一方面以迷代替明。而明與迷意義完全相反。因此照文字來看，難通其意。又問與聞，文，門等互相借用。此等只是字音的通用而已，未必連意義也轉變，但這些文字互相融通使用，經過一段時間後，無疑的，最後連意義也會轉變的，這在六書稱為假借。因此在中國，所謂字音的通用，在解釋字的音義上，具有很大的關係。在中國，一個字而有相反的兩個意義的不少。借和貸，接和受，乞和與，亂和治等皆可互相使用。像這樣一個字而有完全相反的意義，是很不可思議的，實際上這樣的文字沒有什麼用處。借一萬元變成欠一萬元，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。文字乃因社會的需要而產生。那樣以相同的文字表達，到頭來一定不能滿足其需要。這種情形說不定是諸種原因造成的，但主要是從同音字而逐漸轉變意義。總之，假借即字音的通用，在中國文字的意義上具有很重大的影響。龕這個字也一樣，從字音的通用而增加了諸種新的意義。由於寫了表示外國語音的字而加添了新義。例如佛龕的龕，此乃在山腰挖一凹處而安置佛像於其上之謂。在印度，在中國，在日本，這樣的佛像都有保

留下來。這時的龕絕非龍形，更無勝、盛、取、受等意義，而是和這些毫無關係的東西。在印度 *Kandara*，就是窟穴。龕僅是表示這個音的字。這樣佛教徒所用龕字的意義，乃中國向來所沒有的。因此解釋龕，或作「鑿山壁爲坎也」，「巖中淺小石窟也」，實是外國語龕的本義。日本的佛堂，或壁龕，都是龕的變態。都是安置佛像的窪處。壁龕爲日本建築所特有，却也是從寺廟的建築變化而來。根據過去在此處裝飾佛教器具一點，可以知之。此後更作塔或塔下室解。因龕是安置佛像的窟室，所以如塔那種安置佛像的地方，也一樣叫做龕。中國的塔多用煉瓦造的，四面窗子的地方都造有窪處，以安置佛像。此等顯然是龕。所謂塔下室，也是像這樣的地方。終於連棺柩也稱做龕。塔本是放舍利的地方，因此也轉用爲收藏遺體的柩。這樣，龕漸漸含有新的意義。

像這樣的例子，這些以外，還有許多，但因恐篇幅拉長，就此結束。要言之，中國的音譯是相當危險的，有時從各方面產生曖昧與混亂，而難以解釋的地方不少，在此略作敘述，以供參考。

補記——前文中以佛一字爲佛教徒所創新字，但後見明陸容的菽園雜記（卷二

）記載如下：

佛本音彌。詩云佛時仔肩。又音拂。禮記云，獻鳥者佛其首。註云，佛不順也，謂以翼戾之。……自胡書入中國，佛始作符勿切。……今人反以輔佛之佛……爲借用圈科，非知書學者。

又說文解佛字：

佛仿佛也，从人弗聲。

同處段註：

按髟部有髻，解云，髻若似也，卽佛之或字。

又「髻若似也」之下，段註：

似者像也。若似者彙言之。髻與人部仿佛之佛義同。許無髻字。後人因髻製髻。

據此可知佛字未必是佛教東來後新造的字，而是本來就有的。和禪定的禪，本綿的疊，師子的師等一樣，是用以表示音的字，恐怕最初寫作復土，其次變成浮屠，後更簡化以致用一佛字表示其音。